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冷眼觀
第二十六回 樂極悲生粵人信鬼 盤根錯節婆子裝神

我當下看見那老婆子閉著眼睛，伸著頸脖，癩牙癩嘴的道：「我們神道是泰山姑娘呀，個日得與諸君共話一堂，誠緣法不法哉！呵呵。」停了一會，又道：「你們可是問的那小娃子病症麼？須知此病並非由風寒暑濕而生，卻是遇著了一個身穿青布衫，腳著黃魚鞋，年紀約有二十餘歲，自稱姨太太的女鬼作祟。病現日輕夜重，嘴眼歪斜，似驚非驚的模樣。神道聽他說，大約還同你們家裡主人翁像有點甚麼表情曖昧呢！此番不遠數千里而來，一路上關河阻隔，風露驚心，業已受盡了辛苦了。現在面色沈怒的很。恐怕不見得肯輕易聽人的解勸呢！你們快去想想看，可有這麼樣一個人沒有？如有，還是趕緊解鈴仍著繫鈴人，從前同甚麼人結的冤業，如今仍叫甚麼人同他去解呀，好免得把偷馬的倒走掉了，反拉著一個騎驢的人來無辜受累啊！你想，那初生赤子有甚不是呢？只落得結到來生去冤仇相報，無有已時了。」忽又低頭笑道：「妙啊！妙啊！這小鬼前情未斷，舊義難忘，他看見佛龕裡供了他一座神主，便喜歡得一跳足有八丈高，盡望著癡笑。你們還不乘這個時候許願燒紙呀？」我看了，正想要尋宸章，問他老婆子嘴裡是說的甚麼話，忽然從旁邊走進一個像管家婆打扮的人來，用手向外指道：「老爺，太太請你呢！」接著，又有個穿補褂朝珠的女胖子，瘋瘋癲癲的跑來，對著宸章把右手小指豎了一豎，又拿眼睛睜了眾人一下子，便鬼鬼祟祟的道：「僊人說的這個人，你聽見了沒有？我恐怕就是他罷？」宸章聽了，發急道：「甚麼他哪你哪的？這些鬼話我不懂。」那女胖子也急道：「哎唷！你敢是忘記了？那年你那石頭肉姨太太，為弄個剝皮老鼠充沒足月小產的死小孩子，被大眾知道了，他自己臉上過不去尋了死，還有你這個老不正經的東西，來歪怪我鬧醋勁逼殺他的呢！今天可巧他來了，你倒得問問他，可是我逼他那句話不是的？」宸章此時，格外急著跺腳道：「糟糕了！你怎麼越老越糊塗的呢？」幸虧這裡沒甚麼壞人聽見，若倘我平日是怨聲載道，或是有個把冤家對頭在內，祇要送都老爺五十兩銀子炭敬，這『賄和人命，帷薄不修』的八個字參折，還不穩穩的送在你手裡麼？」

我此時才明白這女胖子是他的內眷。剛想要過去見一見禮，不意忽又聽見那個老婆子猛然間哇噶一聲哭道：「天呀！我死的好苦呀！怎麼你們連一個人都不來理我呀？我的媽呀！我死的好苦呀！」說了這幾句，便接著嗚嗚嗚嗚的嗚嗚個不了。宸章夫人聽見，趕忙催促宸章出外撫慰。無奈宸章不肯，他只得一個人又瘋了出去，笑對那老婆子道：「我的妹子呀！我說是哪裡一個野鬼，同我們混鬧呢？卻原來是你呀！如今我們是各樣的挖苦話都不要說了，只須求你肯照那七字韻小唱本上一句話，叫做不看金剛看佛面，不看魚情看水情，魚情水情你若都不看，還看當年一段情，能予高抬貴手，保佑你的這個患病好了，就是這回我做主，將這個崽先過繼把你做兒子。另外就是沒有錢，我們老倆口兒脫褲子當，也得勉力支持，替你燒幾庫冥寶，拜幾天皇懺，好超度你早早的投生到富貴人家去，你看好不好呢？我的妹妹呀！你心裡有甚麼不好意思說的話，儘管說出來把我聽聽呀！」那老婆子聽了，發出一種嬌嬌怯怯的喉嚨來答道：「唉！我的那來意真不是這顆善心呢！怎麼如今我一見了你們一團和氣的，倒叫我怪不過意思的了。但是適才那些允我的話，若要是老爺嘴裡說出來，你太太不要多心。就是分明是一口血，我也當著是一口蘇木水，再不敢相信的。實在他們做官的人，一步三個謊，我是生前聽怕了的。現既是你太太這樣說，我答應可是答應，但不許同我失約。再者，玉皇敕是萬萬做不得的，皆因為那懺現在不得用，目下叨利人天幾個執政大臣，都比不得從前文天祥、史可法那班人的正直無私了，類皆本朝咸同年間一般中興名將，外面卻假裝著孝廉方正，潔比河清，內裡多半是棺材裡伸出手來死要錢的朋友。出世為將相，入世為神。若受驚人無錢使用，就保不住不經年累月的捺擱著，不得超昇。那豈不是堂前生瑞草，好事不如無了麼？依我說，倒不如叫人多念幾卷《法華經》，或是多拜幾天大悲懺，還是腳踏實地的。太太你想想看，是不是呢？」

宸章夫人一聽這幾句話，就沒等他說完，忙著點頭如雞啄米似的，連連應允。一面叫人傳話出去，快請和尚道士來，即日唸經拜懺；一面把左近紙紮店裡冥衣冥庫，一齊收買來，堆積如山的焚化。我再存神看那老婆子，突自拿小拇指頭襯在牙縫裡，作色道：「哦！罪過哉！罪過哉！怎麼碧霞元君（按碧霞元君為泰山封號）會邀得長桑翁來呢？你們快備茶酒，快拿紙筆，好求僊翁賜個方子，把小信兒喫了，長命百歲呀！」接著便聽見咳嗽聲、三人謙讓聲、議方聲，老少卑抗，如論百舌。既而大聲呼道：「彩鸞妹子，備法駕未？」似乎有一鬚齡女子聲音答道：「備矣！」便諸聲寂然。那個老婆子依舊一般打呵欠，伸懶腰，鬧了大半日，始裝著甦醒過來的樣子，揉揉眼睛，站起來對著眾人說別的話。

我看他那種龍鍾老態，竟要一步路走三個鐘頭，較諸適才舉止玲瓏，就真像是兩世人，活有邪鬼附體似的。便蹙轉身對筮且笑道：「筮君，我就不相信，會真有菩薩做魯仲連，替人家排難紛，博這點紙鏹灰用？但是一個半死不活的老婦人，他怎麼又居然的能將各種人聲音笑貌，說得惟肖惟妙的？而且還吐屬典雅，不類村婆子口脛，這卻真難為他學呢！再宸章家裡的隱事，他怎麼又能夠知道得這樣清切，說出來語語動聽？我更是百索而不得一解了！」筮杳道：「這有甚麼大機關在內，也值得如此費解？你到底是書呆子脾氣，不曉得外面的鬼卒伎倆。大凡這咱醫卜星相到人家裡去，那些雅口頭禪，是如同你們子曰學而時習之一樣，從小念慣了的，不算得是一件甚麼稀罕。至於人家遠先三代宗親，以及近年有無橫死夭折的人，都要設法探聽明白，（江湖中人謂之簧信，言其如樂器之有簧，方吹得響也，又叫買春。）方不至臨時驢頭不對馬嘴的瞎說呢！但是他們內中老少不一，門戶眾多，竟很有一等漂亮婦女，打扮得標標緻緻，如同花蝴蝶一般，到人家去穿房入戶，好外面拿著些吉凶禍福的話騙錢，內裡行其三姑六婆是姪淫之媒的故技。然而亦有時想騙人家錢騙不到手，反白白地貼著一個身體在裡頭，弄得張天師被娘打，有法無處使呢！」我笑道：「這不是想奴雞沒有奴得著，反丟掉了一把米麼？」

筮杳道：「怎麼不是的呢？此事是我那一年偶經漢陽，路過一家門首，看見他兩扇門是關著的，時正下午，那一邊門框上掛了一個簇簇新紙糊蔑絲籠。我當時站下來，就去看那燈籠上的糊的甚麼字，不提防門一響，從裡沖出了一個年歲約莫有花信上下的娉娉婷婷婦女來，接著後面又跟出個白蒼蒼的老婆婆，可憐扶著拐杖，一步一跌的追著那先時出來的婦女道：『女先兒呀！女先兒呀！我的這個兒子病症，可有得好呀？』那婦女被他追問不過，只得回過頭來，惡狠狠的答道：『你家這個人，促就要把他促死了，還想有得好呢？』說著這一句，便如飛的走去，就號志是有怕人拉著他不放似的。我再朝那家牆上一看，見是貼著『秣陵朱寓』四個字的公館條子，怪不得適才老婆婆嘴裡，先呀先志的一口南京話呢！無奈細把他們兩造的言語，以及婦人匆遽神情，再四回想，都想不出是個甚麼原故來，當時也只好留為疑案罷了！誰知天下事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就是皇宮內院裡的秘密交涉，如武則天寵張昌宗、張易之兩人，其主動力實由於某公主及上官婉兒推薦，言其人豐不垂腴，瘦不露筋，至下令敕太學圖其形像尺寸，留為本朝公主以後選駙馬者表率，當時史鑿何嘗肯秉筆直書呢！詎《袁氏叢書》所載『控鶴監記』一段故事，早已替他記得清清楚楚了。莫說是他這麼一個無足重輕的人幹點事，就沒有人能知道他的了？此事碰巧今年六月間，我們內人因為僱了一個針線老媽子，誰知就是那秣陵朱寓裡辭歌出來的，才一絲不亂把這件事宣佈與我聽。原來那天門裡跑出來的那個人，是祖傳的一份走陰差生意，因為他為人略有幾分姿色，外麵人就贈他一個綽號，叫做『小白菜兒』，生計界上也異常發達，不是今天張翰林家姨太太請過陰，就是明日李大人家大小姐請查壽。誰知冤家路窄，不曉得在哪裡被他那舊小東家看上了，就死活不要命，想去同他勾搭上手。無奈那婦女是個老走江湖的人，沒有一樣事他不過門。再加他家裡本來就小康，凡屬手裡使用的銀錢，身上穿著的綢緞，都是從小兒就用慣看慣了的。而且嫁了一個小官人，雖說不是甚麼王侯公子，然而人卻也乾淨漂亮得極，就是隨便同婦道家說句把話，也是怪惹人疼的，所以把那些風月閑情，雲雨密約，都看得穿了。因此任憑你用甚麼軟奸硬騙的本領去調戲他，他總是個一律還你四箇拜總督，不賞光就完了。小雅君，你想一個婦家，到了人又不愛，錢又不愛的程度，還有甚麼法子可以去感動他的愛情呢？不是就早早疊了收起來，不要說了嗎？哪知道天下事竟有大不然者，祇要你有個金兀術誤走黃天蕩，他就會出一個叩馬書生獻開老鸛河。祇要你有個司馬懿父子失陷葫蘆穀，他就會有天降洪雨，來弄得你地雷不震，火炮無功。凡百事件，祇要你想做好人，想成

好事，那造物往往會想出主意來破壞你，以大例小，未嘗不是。諸如他那舊主人家的小東人，正在憐香沒法，惜玉無方，就忽然會來了一個好友，混名叫做『油煎枇杷核』，教了他一個金屬鍊，將計就計的壞主意，竟得轉敗為功，被他遂了心思，你想可惡不可惡呢？」

我笑道：「他那好友的名字叫做枇杷核，已是分明滑的了不得了，再加上一個『油煎』二字的徽號，其滑而又滑，可想而知。但不知他從哪想出來的主意，可能名稱其實麼？又怎樣能叫他如願以償呢？」筮杳道：「說出來真是一文都不值，卻又是人人心中目中都會有的一樁事，不過一時想不起來罷！你怎麼這樣一個聰明的人，難不成就猜不出他的用意麼？祇要在那『金屬鍊，將計就計』八個字上著眼去，就得竅了。」我想了一會，特自想不出，因隨嘴答他道：「哦！他敢是叫別人去騙他來看病，然後自己隱藏在旁邊，行其強迫手段，可是不是呢？」

筮杳道：「是倒有點是的，不過內中關鍵，還有不對的地方。你莫瞧不起他這個法子，雖說是個下流主意，倒深合兵家以逸待勞的奧妙，能叫他自己喫了苦，還不敢作聲呢！小雅君，你就沒有見過他們那些走陰差的江北女人，到人家裡去，半是在病人房內擺上一張獨扇門，門上面鋪墊了被褥之類，前後地下，一頭點上一盞明晃晃的油燈，祇要幾個呵欠一打，睡倒頭，直挺挺的，就活像是真死去的樣子了。當時曾有一人不信，拿了一盞燈草去輕輕的丟在他們那鼻子尖上，試驗看有無飛動，誰知竟連一絲兒氣都沒有，你說奇怪不奇怪呢？如此總得捱過一兩個小辰，才能夠慢慢的甦醒過來，告給病家聽，是甚麼鬼，甚麼怪，或來前世冤家，或遇今生對頭，卻隨他高興。祇要心裡想得，嘴裡說得出，都可以無影子造西廂，任意瞎騙瞎嚼。不要緊，好是在這種謊話，就是扯到閻羅紀元億萬萬年上，也沒有人同他去對證的。如今那姓朱的朋友，就是教他一面瞞家人，一面用計賺了那小白菜來，祇要騙得他肯睡下去裝死。你想一對少年男女同睡一房，至有一兩個時辰之久，還有甚麼手脚做不來的呢？不過此時，諒必另有一咱特別情景，非當局者不得而知。可惜我不能將他兩人中喊一個來親口問問，究竟是若何起點，若何結局，或始強而終和，或始終不和，好留為將來做險情小說上一大資料，未免終為缺憾罷了。」

我笑道：「那姓朱的為著玩笑，把家庭骨肉之間都一搭兒蓋在悶鼓裡，使父母存『唯其疾之憂』之心，重勞顧慮，似乎未免成了個教中的罪人了。惟他當得起這名教罪人與當不起這名教罪人，我卻不敢強不知以為知，罔圖妄定。筮君，你到底可知道他的底蘊，究竟是個何等人物呢？」筮杳聽了，亦深以為然。正要將那姓朱的歷史表白我聽，忽見後屋裡一陣忙亂，有個老媽跑來說：

「諸位老爺們，不好了！我們適才大家圍在外面聽熱鬧的時候，不知小少爺怎麼樣會發過昏去，如今可憐我們那姨太太已是哭得死去活來，要命不得。幸虧有幾年年紀大些的太太們奶奶們，在那裡幫著掐人中的掐人中，灌萬應錠的灌萬應錠。求你們勸勸我家老爺，不要瞎著急呀！倘要急出事來，那就一家人千里迢迢的在外面不得了了！」接著，又是宸章的夫人含著兩眼淚朝外跑。那小孩生母更是聽見在房裡混睡在地下，沒高沒低的亂滾亂哭。立時間，一個好好的黃花湯盞局，鬧得天翻地覆，日月無光，連同局外來報捐的商人，都一個個呆成木雕神一樣，站著不動。

我再去那老婆子，已是不知於何時遁去。依宸章的意見，就要立時派人帶了局勇去把他捉轉來，送官究治，以為妖言釀命者戒。此時還是我以為那老婆子先時用四人大轎抬了來，繼則騎兩條腿的驢子空手歸去，已是大嘆其虧了。若再忽而尊為座上客，忽而辱為階下囚，惟恐年老氣衰，一時變生意外，豈不是又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將來竟要弄出大笑話來麼？且兒子得病時，決非好運可知，因此授意賈鈞之，倚老賣老，忙將宸章一把先拖到前頭去坐，一面勸其息怒，一面婉辭分解道：「次丹，不是我今天說一句不識時務的話，這件神道設教的事，本是為中下社會人說法的，誰叫你們縉紳之家，把他請了來，拿錢買鬼話聽的呢？據我說，如今救你少君的命是第一著，別的還忍氣的好！省得一經宣揚出去，倒叫我們自己先擔個迷信神權，持家不正的不是。再者，那老婆子或竟是一個膿包貨，經不起兩嚇嚇死了，你我做官的人家，要照法律上說呢！是他自己畏罪身死，諒想沒有甚麼大不得了的事情。不過還是勸你朝了身上看，叫做得饒人處且饒人，作點福罷！從前範文正說，天下能省一事，即多積一德。還是大事不如化小，小事不如化無的好了。次丹，你聽聽我老嫗的話都不錯，我們打起精神來，另爐另造罷！」

真曉輪道：「老賈呀！你這句話卻說得不清不白的，未免界限不明。須知此等鑄權，是次丹請過百年專利的，你何能越俎代庖呢？可見得這句是老嫗話了，真正自批的不錯。還有你適才所說那神道設教，是為中下社會人說法的，怎麼現在屁股還未離椅子一步，就已就說作點福罷！請問這作福兩個的口聲，不是神道設教是甚麼？可見我們次丹都是中下人了，你如何就不怕有人說你是自相矛盾的呢？」

我忙道：「不然！二君請安坐聽吾一言。據賈老先生所說，也不是說上等人不信神道，也不是說中下人該信鬼神，大約是說的上等人捫心午夜，暗室無虧，本來無須鬼神監察，即俗語為人不做欺心事，黑夜敲門不喫驚之意。且我國程度不齊，道德未備，假使非因果報應等說暗為人心秘密之偵探，也不知同胞中一般狠毒殘忍之徒，還要增長多少殺機，膨漲多少壓力呢？你我目下既無力輔翼名教，抵制異端，使聖道不昌，俾為葛天氏之民，已就罪無可辭了，切不可再將這古聖賢正人心防逸志的一點紙窗糊機關戳破了，致使化地光天，皆成荊棘，良儒之輩，動蹈危機，這又何必呢？且此等荊天棘地，實由人心微細之惡感情而生，微細之惡感情，實由於肆無忌憚而發，是非二氏天堂地獄、萬劫掣鋸之說不足以儆其後。真君，你想豈吾國的不完全專制法律所以感發而懲創者乎？所以我說民間這迷信神權一層，還是留著他補補王法之不足好多呢！」真、賈各人亦皆深表同情，大家都說是：「我們中國人若不怕鬼，還不知道要刁狡狠毒到甚麼田地呢？」

彼此又瑣瑣屑屑的談了一會，忽見先時出來送信的那個老媽子又來報道：「恭喜老爺，賀喜老爺，小少爺回過來了，此刻比先時還覺得清爽多哩！那邊張幹太太說：『小孩子家生老鴛鴦，都是要扳過去昏一昏，才能夠病有轉機呢！』」他們家裡小兒也曾得過這個病的，如今倒已長成有二十多歲了。太太叫我來送給老爺同各位老爺一聲信，大約是不要緊的。」筮杳聽了，便輕輕的拉老爺一下道：「真老說替宸章少君作福，這一回可被他作上了！」真曉輪果嚷道：「我的話何如？要適才聽宸公一亂，此時少君倒好了，看拿甚麼話去折服那老婆子？」宸也說甚是，便忙向後面看去。又叫人抬出兩大盤麵食饅頭，四碟小菜，傳話請大家喫一點。

其時已是夕陽無限好，只恨近黃昏，各人帶來的家人，都紛紛預備各人主人轎馬伺候。真曉輪又約宸章一同上省，看有甚麼機會，能調換一處差缺，宸章也想親去走一遭。我便隨同送各人到門口，次第拉了一拉手道：「我兄弟想明日動身，恕不到府辭行了！」賈鈞之道：「不敢當，我們也不過來恭送了，還是到省上再會罷！」內中祇有真曉輪似乎有依依不捨的樣子，對我道：「曉等幸與父臺萍水相逢，得陪詩酒，只可惜良辰不再，別在目前。又加單剩鄙人，未能終新酒令之局，不免有馮唐易老，李廣難封之嘆，殊覺益增惆悵耳！」我笑道：「日來彼此已某君某公的稱呼慣了，怎麼又鬧起官派來呢？且青山不老，綠水長存，相見行有日耳！君如不棄，我當俟諸晴川鸚鵡之間。若鯉鯉以暫別為恨，則又未免成了梁惠王對孟子不識繼此可得見乎的意思了。」於是彼此一笑而別，餘人亦快快歸去。

我當晚歇宿一宵，明日便是第八日，看看限期將滿，就催促宸章，一同押解蠶課起身。仍由漢口大碼頭換坐紅船晉省。到的次日，分別往督及翻卷本府暨牙蠶總局各衙門，稟知銷差。原來翻卷是照例會辦牙蠶總局，本府是提調，所以都是少不了的上司。及至再去探聽尋宸章的差事，並未調動，早已稟辭回本局去了。督轅自此調劑之後，送又過兩季幹修，餘下便是更無消息到人間。我又實因一時無甚可去之處，欲作海外游，屢以無伴，欲行輒止。祇是一天天游水看山，尋芳買醉，或登黃鶴樓，或上鸚鵡洲，倒還極盡雅人深致。

如此又捱過好幾個月，屈指各楚光陰，已逾二載。外間正傳說凱軍兵變，制台已派隊分駐沿江，遇有潰軍偷渡及暴動，准格殺勿論。我再走出去一望，只見黃鶴樓一帶講台，各軍隊鵠立持槍，如臨大故，卻四望並沒有一個逃兵散勇鬧事。只見對岸倒有幾個深目高鼻的外國人，帶了照相家具在那裡拍照。各軍都呆呆的望著江水發怔，內中還有立久了，坐在草地下，懷裡掏出旱煙袋來吸煙的。又有解下戰裙來，鋪著睡覺的。竟有幾個發了鴉片煙癮，打著連天的呵欠，向左近人家尋找開水來吞煙泡子的。我看了一

响，見沒有甚麼動靜，方欲回步進城，忽見散坐在地下吸煙睏覺的那些兵勇，都一個個站起來，趕忙歸隊。頃刻間，旌旗生色，鼓角齊鳴。我是庚子那年在北京嚇怕了的，所謂一朝被蛇咬，三年怕帶子，只疑惑是漢口有變，所以守江軍隊聞信戒嚴。

正在無處光避，只見上流頭一字兒放下兩隻紅船，船上帆檣併駕，櫓槳齊搖。轉瞬之間，急如飛馬，快似流星，已駛近南岸，講台各軍都一齊奏起軍樂來，統一喊了四個字，是「請大人安」，又放了一路排槍；另外有幾名營官隊長，頭上戴了雙叉燕尾的得勝盔，身上穿著袖口褂三道金線的新軍軍服，腰裡跨著東洋指揮刀，排班在那裡報名跪接。正是：

刁鬥已傳新號令，

送迎猶習舊軍容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俟下回再說。